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八十四

內閣中書_臣瞿熙復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

河渠二

黃河下

萬曆元年河決楊村築堤窪子頭至秦溝口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

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而海沙漸淤今且
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於是邳州
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
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
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川
爬法命河臣勘奏從其所言而是年秋淮河並溢明
年八月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
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自此桃

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淮揚多水患矣
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改築碭山月隄整留三口為洩
水之路其冬並塞之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
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港久堙入海止雲梯一
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竇不可收拾國
家轉運惟知亟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
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
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

帝優詔報可桂芳復言黃水抵清河與淮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過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塞流日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入海以縣治所關屢決屢塞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掃灣之溜而於全城至五港岸築堤束水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匯圍祇文廟縣署

僅存椽瓦其勢垂隔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
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八月工竣長萬一千一百餘丈
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帝以海口開濬水患漸
平賚桂芳等有差未幾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
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
溺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帝從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避
之於是御史陳世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
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

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為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為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

淤澱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間向來湖水不踰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議以為必淮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報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為河所迫徙而南時五年八月也希聲議塞決口東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而俟水勢稍定乃

從桂芳言時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以避黃會桂
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
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議行勘以河淮既合乃
寢其議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
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
寶邵伯諸湖而湖堤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
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
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

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
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
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
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
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
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於河
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
而不止於邳邳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邳而不止於清桃

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
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及時築塞使淮
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竇之大患可
減若興鹽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濬而湖堤多建減水
大閘堤下多開支河要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
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事下河漕諸臣會
議淮之出清口也以黃水由老黃河奔注而老黃河久
淤未幾復塞淮水仍漲溢給事中劉鉉請急開通海口

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命桂芳為工部尚書
兼理河漕而裁總河都御史官桂芳甫受命而卒六年
夏潘季馴代時給事中李洙請多濬海口以導衆水之
歸給事中王道成則請塞崔鎮決口築桃宿長堤修理
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並下河臣議季馴與督漕侍郎江
一麟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
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濶相類方可
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

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堤為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為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

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
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
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
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
與爭地則堤乃可固也沿河堤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
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
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
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

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堤即以導河即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為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

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堤
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
不南侵其後堤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
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
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濶二十餘丈
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
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
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二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何身既復濶者七八里狹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別鑿他所即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為令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

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於是條
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堤防以杜潰決曰復
閘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
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七年十月兩河工成賚李馴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
瑾勘實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廕一子一
麟等遷擢有差是役也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
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

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礪
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
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淮
提間堤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其秋擢季
馴南京兵部尚書季馴又請復新集至小浮橋故道給
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撫周鑑等不可而止自桂芳季馴
時罷總河不設其後但以督漕兼理河道高堰初築清
口方暢流連數年河道無大患至十五年封邱偃師東

明長垣屢被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
守臣畫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
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
居敬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
之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
以深河利於運道後漸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
溝至嘉靖末決邵家口出秦溝由濁河口入運河淺迫
茶城茶城歲淤運道數害萬厯五年冬河復南趨出小

浮橋故道未幾復埋潘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堤岸束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矣於是督漕僉都御史楊一魁欲復黃河故道請自歸德以下丁家道口濬至石將軍廟令河仍自小浮橋出又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過賴濱河城郭決水可灌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黃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黃河故道略言自徐而下河身日高高而為堤

以束之堤與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強而一啟天妃通濟諸閘則灌運河如建瓴高寶一梗江南之運坐廢淮縮則退而侵泗爲祖陵計不得不建石堤護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折而後入海淮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九泥決則盡成魚蝦矣紛紛之議有欲增堤泗州者有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

總不如復河故道爲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然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窪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雖開河費鉅而故道一復爲利無窮議皆未定居敬及御史喬璧星皆請復專設總理大臣乃復命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時帝從居敬言罷老黃河議而季馴抵官言新集故道故老言銅幫鐵底

當開但歲儉費繁未能遽行又言黃水濁而強汶泗清
且弱交會茶城伏秋黃水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
所必至然黃水一落漕即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
有淺阻不過旬日往時建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
以遏濁流黃退則啟閘以縱泉近者居敬復增之建鎮
口閘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但當嚴閘禁如清江浦三
閘之法則河渠永賴矣帝方委季馴即從其言罷故道
之議未幾水患益甚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決獸醫口

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
無算十月決口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
衆議遷城改河李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
小河口積水乃消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淪三尺
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又
因湖水下注田廬浸傷工部尚書曾同亨上其事議者
紛起乃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往泗州勘視水勢而從
給事中楊其休言故李馴歸用舒應龍為工部尚書總

督河道二十年三月季馴將去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
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
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
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亟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
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亟則海口自闢而無待於
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
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當是時水勢橫潰
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當自消已

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由此起矣貞
觀抵泗州言臣謁祖陵見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
復滿祖陵自神路至三橋丹墀無一不被水且高堰危
如累卵又高寶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為
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
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
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
之達則自鮑家口黃家營至魚溝金城左右地勢頗下

似當因而利導之貞觀又會應龍及總漕陳于陞等言
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之由黃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
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
日塞以致淮水上浸祖陵漫及高寶而興泰運堤亦衝
決矣今議開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口上流十里
地去口不遠不至為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海
之力專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衝正河為淮城患也
塞鮑家口黃家營二決恐橫衝新河散溢無歸兩岸俱

堤則東北清沐海安窪下地不虞潰決計費凡三十六萬有奇若海口之塞則潮汐莫窺其涯難施畚鍤惟淮黃合流東下河身滌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開亦事理之可必者帝悉從其請乃議於清口上流北岸開腰鋪支河達於草灣既而淮水自決張福堤直隸巡按彭應參言祖陵度可無虞且方東備倭警宜暫停河工部議今河臣熟計應龍貞觀言為祖陵久遠計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請候明春倭警寧息舉行其事遂寢二十一年

春貞觀報命議開歸徐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紓鎮口之患下總河會官集議未定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堍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閘邳城陷水中高竇諸湖堤決口無算明年湖堤盡築塞而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淦淩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澗而水患益亟矣先是御史陳邦科言固堤束水未收刷沙之

利而反致衝決法當用濬其方有三冬春水涸令沿河
淺夫乘時撈淺則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來船尾
悉繫鉅犁乘風搜滌則沙不寧而去二也做水磨水碓
之法置為木機乘水滾盪則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
不可不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溢必傷堤故周家橋
潰處斷不可開已棄之道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等處
斷不可復疏下所司議戶部郎中華存禮則請復黃河
故道并濬草灣而是時腰鋪猶未開工部侍郎沈節甫

言復黃河未可輕議至諸策皆第補偏救弊而已宜槩
停罷乃召應龍還工部時二十二年九月也既而給事
中吳應明言先因黃淮遷徙無常設遙縷二堤束水歸
漕及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
清口外則黃流阻遏清口內則淤沙橫截強河橫灌上
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儲蓄於盱泗者
遂為祖陵患矣張貞觀所議腰鋪支河歸之草灣或從
清河南岸別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地出會大河建

開啟閉一遇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引淮水入江者宜置閘以時啟閉拆漲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無南向部議下河漕諸臣會勘直隸巡按牛應元因謁祖陵目擊河患繪圖以進因上疏言黃高淮壅起於嘉靖末年河臣鑿徐呂二洪巨石面沙日停河身日高潰決由此起當事者計無復之兩岸築長堤以束曰縷堤縷堤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堤以防曰遙堤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黃淮交會本

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
老黃河是也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為見
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萬厯間復開草灣支河黃舍故
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之地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
入各閘口淮安士民於各閘口築一土埂以防之嗣後
黃淮暴漲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當事
者不思挑門限沙乃傍土埂築高堰橫亘六十里置全
淮正流之口不事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一并築堤

塞之遂倒流而為泗陵患矣前歲科臣貞觀議關門限沙裁張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開總之全口淤沙未盡挑闢即腰鋪工成淮水未能出也况下流鮑王諸口已決難以施工豈若復黃河故道盡闢清口淤沙之為要乎且疏上流不若科臣應明所議就草灣下流濬諸決口俾由安東歸五港或於周家橋量為疏通而急塞黃堦口挑蕭碭渠道濬符離淺阻至宿遷小河為淮水入黃正路急宜挑闢使有所歸應龍言張福堤已

決百餘丈清口方挑沙而腰鋪之開尤不可廢工部侍郎沈思孝因言老黃河自三義鎮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尚存宜亟開濬則河分為二一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惠當自弭請遣風力科臣一人與河漕諸臣定畫一之計乃命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而以水患累年迄無成畫遷延糜費罷應龍職為民常居敬張貞觀彭應參等皆譴責有差御史高舉請疏周家橋裁張福堤闢門限沙建滾水石壩於周家橋大

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上下而壩外濬河築岸使行地
中改塘埂十二閘為壩灌閘外十二河以闢入海之路
濬芒稻河且多建濱江水閘以廣入江之途然海口日
壅則河沙日積河身日高而淮亦不能安流有灌口者
視諸口頗大而近日所決蔣家鮑家界家三口直與相
射宜挑濬成河俾由此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議闢
海口而言舊海口決不可濬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
濬成河令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請并委企程勘議是

時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被論乞罷因言清口宜濬黃河故道宜復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減水閘壩不必用帝不允辭而詔以盡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則言海口沙不可劈草灣河不必濬腰鋪新河四十里不必開雲梯關不必闢惟當急開高堰以救祖陵且言歷年以來高良澗土堤每遇伏秋即衝決大澗口石堤每遇洶湧即崩潰是高堰在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為高寶之害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使知趨避乎給事中黃

運泰則又言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
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高竇閘盡為治而運道月河
必衝決矣不如濬五港口達菩口門以入於海之為得
也詔并行勘議企程乃上言前此河不為陵惠自隆慶
未年高竇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
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
其勢不敵也迨後焚石加築埋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
水匯於泗者僅留數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

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瀦蓄日益深安得
不倒流旁溢為陵泗患乎今議疏淮以安陵疏黃以導
淮者言人人殊而謂高堰當決者臣以為屏翰淮揚殆
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大如
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
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於其北十五里
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寔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
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義

也會是時祖陵積水稍退一魁以聞帝大悅仍諭諸臣
急協議宣洩於是企程一魁共議欲分殺黃流以縱淮
別疏海口以導黃而督漕尚書褚鈇則以江北歲稔民
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御史應元折衷其說
言道淮勢便而功易分黃功大而利遠顧河臣所請亦
第六十八萬金國家亦何靳於此御史陳燧嘗令寶應
慮周家橋既開則以高郵邵伯為壑運道民產鹽場交
受其害上疏爭之語甚激大旨分黃為先而淮不必深

治且欲多開入海之路令高寶諸湖之水皆東而後周
家橋武家墩之水可注而淮安知府馬化龍復進分黃
五難之說潁州兵備道李弘道又謂宜開高堰鉄遂據
以上聞給事中林熙春駁之言淮猶昔日之淮而河非
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則河身既高
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為淮分黃亦以為淮工部乃
覆奏云先議間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倭倣災復停寢
遂貽今日之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若復沮格淮壅為

害誰職其咎請令治河諸臣導淮分黃亟行興舉報可
二十四年八月一魁興工未竣復條上分淮導黃事宜
十事十月河工告成直隸巡按御史蔣春芳以聞復條
上善後事宜十六事乃賞賚一魁等有差是役也役夫
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
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閘清口沙七
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人海且
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患平而淮揚安矣矣然是時

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堧口之決以為
不必塞缺及春芳皆請塞之給事中李應策言漕臣主
運河臣言工各自為見宜再令析議一魁言黃之堧口一
支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
小支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距不滿四十里
當疏濬與正河會更通鎮口開裏湖之水與小浮橋二
水會則黃堧口不必塞而運道無滯矣從之於是議濬
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漫流

培歸仁堤以護陵寢是時徐邳復見清泗運道不利鉅
終以為憂二十五年正月復極言黃埝口不塞則全河
南徙害且立見議者亦多恐下齧歸仁為二陵患三月
小浮橋等口工垂竣一魁言運道通利河徙不相妨已
有明驗惟議者以祖陵為慮請徵往事折之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東南至壽州入淮永樂九年河北入魚
臺未幾復南決由渦河經懷遠入淮時兩河合流歷鳳
泗以出清口未聞為祖陵患正統十三年河北衝張秋

景泰中徐有貞塞之復由渦河入淮弘治二年河又北
衝白昂劉大夏塞之復南流一由中年至潁壽一由亳
州至渦河入淮一由宿遷小河口會泗金河大勢縱橫
潁亳鳳泗間下溢符離睢宿未聞為祖陵慮亦不聞堤
及歸仁也正德三年後河漸北徙由小浮橋飛雲橋穀
亭三道入漕盡趨徐邳出二洪運道雖濟而泛溢實甚
嘉靖十一年朱裳始有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
輕舉之說然當時猶時濬祥符之董盆口寧陵之五里

鋪榮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塞又或決睢州之地邱
店界牌口野雞岡寧陵之楊村鋪俱入舊河從亳鳳入
淮南流未絕亦何嘗為祖陵患嘉靖二十五年後南流
故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或由濁河入漕五十年來
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者方認客作主日築
垣而害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退而內瀦遂貽盱
泗祖陵之患此實由內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衝射也
萬厯七年潘季馴始慮黃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

河水衝射祖陵乃作歸仁堤為保障計復張大其說謂
祖陵命脈全賴此堤習聞其說者遂疑黃堙之決下齧
歸仁不知黃堙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況今小
河不日竣工引河復歸故道去歸仁益遠異煩過計為
報可一魁既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
濟運及是年四月河復大決黃堙口溢夏邑永城由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舊河
濟運上源水枯而義安束水橫壩復衝二十餘丈小浮

橋水脈微細二洪告涸運道阻澀一魁因議挑黃堦口
迤上掃灣淤嘴二處且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濁河救
小浮橋上流數十里之涸復上言黃河南旋至韓家道
盤岔河丁家莊俱岸濶百丈深踰二丈乃銅幫鐵底故
道也至劉家窪始強半南流得山西坡永涸湖以為壑
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邳運道淺涸所以首
議開小浮橋再加挑闢必大為運道之利乃欲自黃堦
挽回全河必須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築三百里南岸

之長堤不惟所費不貲竊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等亦議挑掃灣直渠展濟濁河及築山西坡歸仁堤與一魁合獨鈇異議帝命從一魁言一魁復言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且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勢如建瓴既無歸仁祖陵無足慮濁河淤勢高出地上曹單間澗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橫沈徐邳間僅百丈深止丈餘徐西有淺至二三尺者而夏永韓家道

口至符離河濶深視曹單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
棄自古難復且運河本藉山東諸泉不資黃水惟當倣
正統間二洪南北口建閘之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
上呂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各建石閘節宣洩泗而以
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助之更於鎮口西築壩截黃開唐
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鎮口之害
實萬全計也報可二十六年春從楊光訓等議撤鉄命
一魁兼管漕運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劉東星為工部

侍郎總理河漕二十七年春東星上言河自商虞而下
由丁家道口抵韓家道口趙家園口將軍廟兩河口出
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利
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馴議復開
之以工費浩繁而止令河東決黃堦由韓家道口至趙
家園百餘里衝刷成河即季馴議復之故道也由趙家
園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長僅四十里募夫五萬
濬之踰月當竣而大挑運河小挑濁河俱可節省惟李

吉口故道嘗挑復淤去冬已挑數里前功難棄然至鎮口三百里而遙不若趙家園至而河口四十里而近況大浮橋已建開蓄汶泗之水則鎮口濟運亦無藉黃流報可六月功成加東星工部尚書一魁及餘官賞賚有差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垆之決請開洸河給事中楊應文亦主其說既而直隸巡按御史佴祺復言之東星既開趙家園復採衆說鑿洸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東星病河既南徙李吉口淤澱日高北流遂絕而趙家

園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二
十九年秋工科給事中張問達疏論之會開歸大水河
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為平沙商賈舟
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
盡趨東南而黃堍斷流河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
徙非決也問達復言蕭家口在黃堍止流未有商舟不
能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堍以東者運艘大可慮帝
從其言方命東星勘議而東星卒矣問達復言運道之

壞一固黃堧口之決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沔河以致趙
家園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
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東星已逝宜亟補河臣早定長
策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桂有根皆趣簡河臣御史高
舉獻三策請濬黃堧口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遂塞
黃堧口而遏其南俟舊河衝刷深則并塞新決之口其
二則請開沔河及膠萊河而言河漕不宜并於一人當
選擇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則請自蒙牆寺

西北黃河彎曲之所開濬直河引水東流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而盡塞黃垆以南決口使河流盡歸正漕工部尚書一魁酌舉崇禮之議以開直河塞黃垆口濬淤道為正策而以洳河為旁策膠萊為備策帝命急挑舊河塞決口且兼挑洳河以備用下山東撫按勘視膠萊河三十年春一魁覆河撫如春疏言黃河勢趨邳宿請築汴堤自歸德至靈虹以障南徙且疏小河口使黃流盡歸之則瀰漫自消祖陵可無患帝嘉

納之已而言者再疏攻一魁帝以一魁不塞黃堠口致衝祖陵斥為民復用崇禮議分設河漕二臣命如春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議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歸須費六十萬三十一年春山東巡撫黃克纘言王家口為蒙牆上源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可旁洩宜遂塞蒙牆口從之時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如春所開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慮不任受有獻策者言河流既回勢若雷霆藉其勢衝之淺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

泥沙流少緩旋淤夏四月水暴漲衝魚單豐沛間如春
以憂卒乃命李化龍為工部侍郎代其任給事中宋一
韓言黃河故道已復陸運無虞決口懼難塞宜深濬堅
城以上淺阻而增築徐邳兩岸使下流有所容則舊河
可塞給事中孟成已言塞舊河急而濬新河尤急化龍
甫至河大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堤又決沛縣四鋪
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化龍議開沔河
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因言沔河成

則他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自安矣三十二年正月部覆化龍疏大略言河自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汎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且可

濟運前河臣興役未竣而河形尚在因奏開泲有六善
帝從其議工部尚書姚繼可言黃河衝徙河臣議於堅
城集以上開渠引河使下流疏通復分六座樓苑家樓
二路殺其水勢既可移豐沛之患又不至沿礪山之城
開泲分黃兩工并舉乞速發帑以濟允之八月化龍奏
分水河成事具泲河志中加化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會化龍丁艱候代命曹時聘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是
秋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

而單縣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三十三年春
化龍言豐之失由巡守不嚴單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
由蘇家莊之決南直山東相推諉請各罰防河守臣至
年來緩堤防而急挑濬堤壞水溢不咎守堤之不力惟
委濬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
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由徐邳達鎮口為運
道故河北決曹鄆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
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道

泗今加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
間河不能制運道之命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治決
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磭皆命懸一線堤防何可緩
也至中州荊隆口銅瓦廂皆入張秋之路孫家渡野雞
岡蒙牆寺皆入淮之路一不守則北壞運南犯陵其害
甚大請西自開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
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庶幾可息河患乃敕時聘申飭焉
其秋時聘言自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泛豐沛

繼治單魚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堤盡壞今且上灌全濟旁侵運道矣臣親詣曹單上視王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河決行堤泛溢平地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出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雞岡皆入淮故道毋謂蒙牆已塞而無憂於陵溢於北則芝麻莊荆隆口皆入張秋故道毋謂泐後已成而無憂於運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其禍

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謂災止魚濟而無憂於民顧自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在焉䟽其下流以出小浮橋則三百里長河暢流機可乘者一自徐而下清黃並行沙隨水刷此數十年所未有因而導水歸徐容受有地機可乘者二臣與諸臣熟計河之中路有南北二支北出濁河嘗再䟽再壅惟南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勢甚順度長三萬丈有奇估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方處給䟽上留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十一月興工用

夫五十萬三十四年四月工成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
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六月河決蕭縣郭煖樓
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鎮口三十五年決單縣三十九年
六月決徐州狼矢溝四十年九月決徐州三山衝縷堤
二百八十丈還堤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下二十里正
河悉為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
家壩外小渠引水由是壩以東始通舟楫四十二年決
靈壁陳鋪四十四年五月復決狼矢溝由蛤鰻周柳諸

湖入沁河出直口復與黃會六月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堤下陳留入亳州渦河四十七年九月決陽武脾沙埧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時朝政日弛河臣奏報多不省四十二年劉士忠卒總河閱三年不補四十六年閏四月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河防日以廢壞當事者不能有為天啟元年河決靈壁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後夫築塞時淮安靈雨連旬黃淮暴

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滙成巨浸水灌淮
城民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三年決徐州青田
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
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四年六月
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
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
流至鄧二莊厯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
徐民苦渰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

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河事置不講矣
六年七月河決淮安逆入駱馬湖灌邳宿崇禎二年春
河決曹縣十四鋪口四月決睢寧至七月中城盡圯總
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
且塞曹家口是頭灣逼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從之四
年夏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邱荊隆口敗曹縣塔兒
灣大行堤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義諸口下
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盡漂沒巡踰年始議築

塞興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奔注興鹽為壑而海潮復
逆衝壞范公堤軍民及商竈戶死者無算少壯轉徙丐
江儀通泰間盜賊千百嘯聚至六年鹽城民徐瑞等言
其狀帝憫之命議罰河曹官而是時總河朱光祚方議
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
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為湖海而漕糧鹽課
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厯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
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濬乎帝是其言事遂

寢又從御史吳振纓請修宿寧上下西北舊堤以捍歸
仁七年二月建義決口工成賜督漕尚書楊一鵬總河
尚書劉綎嗣銀幣八年九月綎嗣得罪初綎嗣以駱馬
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
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金錢五十萬而
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
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
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

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有入者輒苦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義蘇嘴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繼榮嗣者周

鼎修汭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用故決
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中沈允培刑部侍郎惠世揚總
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十五年流賊
圍開封久守臣謀引黃河灌之賊偵知預為備乘水漲
令其黨決河灌城民盡溺死總河侍郎張國維方奉詔
赴京奏其狀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黃河決汴城直走
睢陽東南注鄆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運河
必涸帝令總河侍郎黃希憲急往捍禦希憲以身居濟

寧不能攝汴請特設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賡督
修汴河十六年二月堪賡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為朱
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為馬家
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
十里至汴堤之外合為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
而河之故道則涸為平地怒濤千頃工力難施必廣濬
舊渠遠數十里分殺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願築濬並舉
需夫三萬河北荒旱充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人河

南萬死一生之餘未審能應募否是不得不借助於撫
鎮之兵也乃敕兵部建議而令堪賡刻期興工至四月
塞朱家寨決口修堤四百餘丈馬家口工未就忽衝東
岸諸埽盡漂沒堪賡請停東岸而專事西岸帝念急竣
工六月堪賡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兩岸皆築四之一
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流亟難以措手請俟霜降後興工
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
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疏甫上決口再

潰帝趣鳩工未奏績而明亡

明史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河渠三

運河上

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艱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大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而計之自昌平神山泉諸水滙貫都

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清會衛河南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出天井閘與汶合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鎮循泇河達直口入黃濟運者泗沭小沂河及山東泉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邱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清口

沂河至清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清口者黃河水也
自清口而南至於瓜儀者淮揚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
矣長江以南則松蘿浙江運道也淮揚至京口以南之
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
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
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其踰京師而東若薊
州西北若昌平皆嘗有河通轉漕餉軍漕河之別曰白
漕衛漕開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為號流俗所通

稱也淮揚諸水所匯徐兗河流所經疏濬決排繫人力
是繫故閘河湖於轉漕尤急閘漕者即會通河北至臨
清與衛河會南出茶城口與黃河會資汶洸泗水及山
東泉源源之派有五曰分水者汶水派也泉百四十
有五曰天井者濟河派也泉九十有六曰魯橋者泗河
派也泉二十有六曰沙河者新河派也泉二十有八曰
邳州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諸泉所匯為湖其浸十五
曰南旺東西二湖周百八十餘里運渠貫其中北曰馬

蹋南曰蜀山曰蘇魯又南曰馬場又南八十里曰南陽
亦曰獨山周七十餘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
小昭陽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殺三之一周八十餘里由
馬家橋留城閘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呂孟曰
張王諸湖連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浜溝出會於赤龍
潭竝趨茶城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
尺為閘二十有一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
六尺為閘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

開五十有四又為壩二十有一所以防運河之洩佐閘
以為用者也其後開泲河二百六十里為閘十一為壩
四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河漕者即黃河土
自茶城與會通河會下至清口與淮河會其道有三中
路曰濁河北路曰銀河南路曰符離河南近陵北近運
惟中路去陵遠於運有濟而河流遷徙不常上流苦潰
下流苦淤運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經桃宿湖二洪入鎮
口陟險五百餘里自二洪以上河與漕不相涉也至泲

河開而二洪避董溝闢而直河淤運道之資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溝以上河又無病於漕也湖漕者由淮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積水滙為澤國山陽則有管家射陽寶應則有白馬汜光高郵則有石臼甌社武安邵伯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諸山之源巨浸連亘由五塘以達於江慮淮東侵築高家堰拒其上流築王簡張福二堤禦其分洩慮淮浸而漕敗開淮安永濟高郵康濟寶應弘濟三月河以通舟至揚子灣東則分二

道一由儀真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廣江西一由瓜洲通
西江嘴以漕下江兩浙本非河道專取諸湖之水故曰
湖漕太祖初起大軍北伐開蹋場口耐牢坡通漕以餉
梁晉定都應天運道通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
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
下黃河嘗由開封運粟沂河達渭以給陝西用海運以
餉遼卒有事於西北者甚鮮淮揚之間築高郵湖堤二
十餘里開寶應倚湖直渠四十里築堤護之他小修築

無大利害也永樂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轉運一
仍由海而一則浮淮入河至陽武陸輓百七十里抵衛
輝浮於衛所謂陸海兼運者也海運多險陸輓亦艱九
年二月乃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侍郎
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轉漕故道也元
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
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
汶泗入其中泗出泗水陪尾山四泉竝發西流至兗州

城東合於沂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宮山下大汶河
由泰山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及寨子村俱至靜
豐鎮合流遶徂徠山陽而小汶河來會經寧陽北垧城
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垧城西南流
三十里會寧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始
於垧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
入濟由壽張至臨清通漳御入海南旺者南北之脊也
自左而南距濟寧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

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其秋禮還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竝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者曰水櫃東者曰陡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純復濬賈魯河故道引黃水至塌場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其

後宣宗時嘗發軍民十二萬濬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閘百二十里置閘諸淺濬湖塘以引山泉正統時濬滕沛淤河又於濟寧滕三州縣疏泉置閘易金口堰上壩為石蓄水以資會通景帝時增置濟寧抵臨清減水閘天順時拓臨清舊閘移五十丈憲宗時築汶上濟寧決堤百餘里增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閘命工部侍郎杜謙勘治汶泗洸諸泉武宗時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鋪石閘濬南旺淤八十里而閘漕之始詳惟河決則挾

漕而去為大害陳瑄之督運也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盤五壩過淮仁義二壩在東門外東北禮智信三壩在西門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壩口其外即淮河清江浦者直淮城西永樂二年嘗一修閘其口淤塞則漕船由二壩官民商船由三壩入淮輓輸甚勞苦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值官鑿為河為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

河舊渠也瑄乃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啟閉嚴其禁竝濬儀真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河堤堤內鑿渠四十里久之復置呂梁石閘竝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堤堤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時淮上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涇舟

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千餘艘設徐沛沽頭置金溝山
東穀亭魯橋等閘自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
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
便漕末年至英宗初再濬竝及鳳池口水徐呂二洪西
小河而會通安流自永宣至正統間凡數十載至十三
年河決滎陽東衝張秋潰沙灣運道始壞命廷臣塞之
景泰三年五月堤工乃完未匝月而北馬頭復決掣漕
流以東清河訓導唐學成言河決沙灣臨清告涸地卑

堤薄黃河勢急故甫完堤而復決也臨清至沙灣十二
閘有水之日其勢甚陡請於臨清以南濬月河通舟直
抵沙灣不復由閘則水勢緩而漕運通矣帝即命學成
與山東巡撫洪英相度工部侍郎趙榮則言沙灣抵張
秋岸薄故數決請於決處置減水石壩使東入鹽河則
運河之水可蓄然後厚堤岸填決口庶無後患明年四
月決口方畢工而減水壩及南分水墩先敗已復盡衝
墩岸橋梁決北馬頭掣漕水入鹽河運舟悉阻教諭彭

頃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御史練綱上其策
詔下尚書石璞璞乃鑿河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
通是歲漕舟不前者命漕運總兵官徐恭姑輸東昌濟
寧倉及明年運河膠淺如故恭與都御史王竑言漕舟
蟻聚臨清上下請亟敕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決河
有貞不可而獻上三策請置水閘開分水河挑運河六
年三月詔羣臣集議方畧工部尚書江淵等請用官軍
五萬以濬運有貞恐役軍費重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

夫用沿河州縣民免其役五月濬漕工竣七月沙灣決口工亦竣會通復安都御史陳泰一濬淮揚漕河築口置壩黃河嘗灌新莊閘至清江浦三十餘里淤淺阻漕稍稍濬治即復其舊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成化七年又因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始命侍郎王恕為總河二十一年敕工部侍郎杜謙浚運

道自通州至淮揚會山東河南撫按相度經理弘治二
年河復決張秋衝會通河命戶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
金龍口決口已淤河竝為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
而去其閒河道淺隘宜於所經七縣築堤岸以衛張秋
下工部議從其請昂又以漕船經高郵甌社湖多溺請
於堤東開複河四十里以通舟越四年河復決數道入
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時工部侍郎陳
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而卒七年春副都御

史劉大夏奉敕往治決河夏半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
西岸鑿月河以通漕經營二年張秋決口就塞復築黃
陵岡上流於是河復南下運道無阻乃改張秋曰安平
鎮建廟賜額曰顯惠神祠命大學士王鏊紀其事勒於
石而白昂所開高郵複河亦成賜名康濟其西岸以石
甃之又甃高郵堤自杭家閘至張家鎮凡三十里高郵
堤者洪武時所築也陳瑄因舊增築延及寶應土人相
沿謂之老堤正統三年易土以石成化時遣官築重堤

於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老堤之東而王恕為總河
修淮安以南諸決堤且濬淮揚漕河重湖濡民盜決溉
田之罰造閘礎以儲湖水及大夏塞張秋而昂又開康
濟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十六年巡撫徐源言
濟寧地最高必引上源洸水以濟其口在垆城石瀨之
上元時治閘作堰使水盡入南旺分濟南北運成化間
易土以石夫土堰之利水小則遏以入洸水大則閉閘
以防沙壅聽其漫堰西流自石堰成水遂橫溢石堰既

壞民田亦衝洸河沙塞雖有閘門壓不能啟乞毀石復
土疏洸口壅塞以至濟寧而築堦城迤西春城口子決
岸帝命侍郎李鏈往勘言堦城石堰一不遏淤沙不為
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不宜毀近
堰積沙宜濬堦城稍東有元時舊閘引洸水入濟寧下
接徐呂漕河東平州戴村則汶水入海故道也自永樂
初橫築一壩遏汶入南旺湖漕河始通今自分水龍王
廟至天井閘九十里水高三丈有奇若洸河更濬而深

則汶流盡向濟寧而南臨清河道必涸洗口不可濟垆
城口至柳泉九十里無閘運道可弗事柳泉至濟寧汶
泗諸水會流處宜疏者二十餘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內
防民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竝修築從之正德四年
十月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尋塞世宗之初河數壞漕
嘉靖六年光祿少卿黃綰論泉源之利言漕河泉源皆
發山東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泉水所鍾亟宜修濬
且引他泉竝蓄則漕不竭南旺馬場堤外孫村地窪若

渚為湖改作漕道尤可免濟寧高原淺澀之苦帝命總
河侍郎章拯議而拯以黃水入運運船阻沛上方為御
史吳仲所劾拯言河塞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
渠可令運船由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
則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下部併議未決給事
中張嵩言昭陽湖地庠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瀰漫使
湖道復阻請罷拯別推大臣部議如嵩言拯再疏自劾
乞罷不許卒引運船道湖中其冬詔拯還京別敎而命

擇大臣督理諸大臣多進治河議詹事霍韜謂前議役山東河南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隨水下旋濬旋淤今運舟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迴不過百里若沿湖築堤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待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三月而土堤成一年而石堤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勞逸大不侔也尚書李承勛謂於昭陽湖左別開一河引諸泉爲運道自留城沙河爲尤便與都御史

胡世寧議合七年正月總河都御史盛應期奏如世寧策請於昭陽湖東鑿新河自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長百四十里刻期六月畢工工未半而應期罷去役遂已其後三十年朱衡始循其遺跡濬而成之是年冬總河侍郎潘希曾加築濟沛間東西兩堤以拒黃河十九年七月河決野雞岡二洪濶督理河漕侍郎王以旂請濬山東諸泉以濟運且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遂清舊泉百七十八開新泉三十一以旂復奏四事一請以諸泉分

隸守土官兼理其事毋使堙塞一請於境山鎮徐呂二
洪之下各建石閘蓄水數尺以行舟旁留月河以洩暴
汎築四木閘於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而置方船
於沙坊等淺以備撈漚一言漕河兩岸有南旺安山馬
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豪強侵
占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
意宜委官清理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漚
深河底以復四櫃一言黃河南徙舊閘口俱塞惟孫繼

一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之大者請於孫繼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二洪得濟帝可其奏而以管泉專責之部曹徐呂二洪者河漕咽喉也自陳瑄鑿石疏渠正統初復濬洪西小河漕運參將湯節又以洪迅敗舟於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河南建閘以蓄水勢成化四年管河主簿郭昇以大石築兩堤錮以鐵錠鑿外洪敗船惡石三百而平築裏洪堤岸又甃石岸東西四百餘丈十六年增甃呂梁洪石堤石壩

二百餘丈以資牽輓及是建閘行者益便之四十四年
七月河大決沛縣漫昭陽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
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循覽盛應期所
鑿新河遺跡請開南陽留城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
之不為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給
事中鄭欽劾衡故興難成之役虐民倖功朝廷遣官勘
新舊河孰利給事中何起鳴勘河還言舊河難復有五

而新河之難成者亦有三顧新河多舊堤高阜黃水難
侵濬而通之運道必利所謂三難者一以夏村迤北地
高恐難接水然地勢高低大約不過二丈一視水平加
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阻
塞然建壩攔截歲一挑濬之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築
堤微山取土不便又恐水口投埽勢必不堅然使委任
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開新河便下廷臣
集議言新河已有次第不可止況百中橋至留城白洋

淺出境山疏濬補築亦不全棄舊河羣議俱合帝意乃
決時大雨黃水驟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給事
中王元春御史黃襄皆劾衡欺悞起鳴亦變其說會衡
奏新舊河百九十四里俱已流通漕船至南陽出口無
滯詔留衡與李馴詳議開上源築長堤之便隆慶元年
正月衡請罷上源議惟開廣秦溝堅築南長堤五月新
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謝溝下沽
頭中沽頭金溝四閘過沛縣又經廟道口湖陵城孟陽

八里灣穀亭五閘而至南陽閘新河自留城而北經馬家橋西柳莊滿家橋夏鎮楊莊硃梅利建七閘至南陽閘合舊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及薛河沙河注其中而設壩於三河之口築馬家橋堤遏黃水入秦溝運道乃大通未幾鮎魚口山水暴決沒漕艘帝從衡請自東邵開支河三道以分洩之又開支河於東邵之上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鑿豸裏溝諸處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境山而去衡召入為工

部尚書都御史翁大立代上言漕河資泉水而地形東
高西下非湖瀦之則涸故漕河以西皆有壑黃流逆奔
則以昭陽湖為散漫之區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瀦
蓄之地宜由回回墓開通以達鴻溝令穀亭湖陵之水
皆入昭陽湖即濬鴻溝廢渠引昭陽湖水沿渠東出留
城其湖地退灘者又可得田數千頃大立又言薛河水
湍悍今盡注赤山湖入微山湖以達呂孟湖此尚書衡
成績也惟呂孟之南為邵家嶺黃流填淤地形高仰秋

水時至翕納者小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微山之西為馬家橋比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為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圯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湖堤不潰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視旱澇為啟閉乃通漕長策也竝從之三年七月河決沛縣茶城淤塞糧艘二千餘皆阻邳州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閒可別開一河以

漕卽所謂沔河也請集廷議上卽命行之未幾黃落漕
通前議遂寢時淮水漲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
餘里決禮信二壩出海寶應湖堤多壞山東諸水從直
河出邳州大立以聞其冬自淮安板閘至清河西湖嘴
開濬垂成而裏口復塞督漕侍郎趙孔昭言清江一帶
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良澗一帶七十
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帝令亟濬裏口與大立商築堰
事宜并議海口築塞及寶應月河二事四年六月淮河

及鴻溝境山疏濬工竣大立方奏聞諸水忽驟溢決仲家淺與黃河合茶城復淤未幾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淮河淤十餘里其水從朱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大立請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兼濬古睢河洩二洪水且分河自魚溝下草灣保南北運道帝命新任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區畫頃之河大決邳州睢寧運道淤百餘里大立請開洳口蕭縣二河會季馴築塞諸決河水歸正流漕沿獲通大立孔昭皆以遲悞漕糧削籍

開淤之議不果行五年四月河復決邳州王家口自雙溝而下南北決口十餘損漕船運軍十計沒糧四十萬餘石而匙頭灣以下八十里皆淤於是膠萊海運之議紛起會李馴奏邳河功成帝以漕運遲遣給事中雒遵往勘總漕陳炯及李馴俱罷官六年從雒遵言修築茶城至清河長堤五百五十里三里一鋪鋪十夫設官畫地而守又接築茶城至開封兩岸堤從朱衡言繕豐沛大黃堤衡又言漕河起儀真訖張家灣二千八百餘里

河勢凡四段各不相同清江浦以南臨清以北皆遠隔
黃河不煩用力惟茶城至臨清則開諸泉為河與黃相
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即運河也茶城以北當防黃河
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而出防黃河即所
以保運河故自茶城至邳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
塞缺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
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創築增築以接縷水
舊堤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決往年豐沛之患是

也二處告竣故河深水束無旁決中潰之虞沛縣之窰
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之間堤
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別築遙堤詔如其議以命總河侍
郎萬恭萬歷元年恭言祖宗時造淺船近萬非不知滿
載省舟之便以開河流淺故不敢過四百石也其制底
平倉淺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限淺船
用水不得過六掣伸大指與食指相距為一掣六掣不
過三尺許明受水淺也今不務遵行而競雇船搭運雇

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病河道請悉遵舊制從之恭
又請復淮南平水諸閘上言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
受天長七十餘河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
潰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於長堤之間又
為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設淺船淺夫取湖之淤
以厚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濬勤則湖愈深而堤
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
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為死障矣畏濬淺之苦每

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為
孟城矣且湖漕勿堤與無漕同湖堤勿閘與無堤同陳
瑄大置減水閘數十湖水溢則瀉以利堤水落則閉以
利漕最為完計積久而減水故迹不可復得湖且沉堤
請復建平水閘閘欲密密則水疏無漲慙患閘欲狹狹
則勢緩無齧決虞尚書衡覆奏如其請於是儀真江都
高郵寶應山陽設閘二十三濬淺凡五十一處各設撈
淺船二淺夫十恭又言清江浦河六十里陳瑄濬至天

妃祠東注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穿清特半餉耳
後黃漲逆注入口浦遂多淤議者不制天妃口而遽塞
之令淮水勿與黃值開新河以接淮河曰接清流勿接
濁流可不淤也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伏秋盛發則西
擁淮流數十里并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
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
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濬治方畢水過復合又
使運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

之便且利請建天妃閘俾漕船直達清河運盡而黃水
盛發則閉閘絕黃水落則啟天妃閘以利商船新河口
勿濬可也乃建天妃廟口石閘恭又言由黃河入閘河
為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
新河汶流平行地勢高下不甚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
惟茶黃交會閒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
相接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祖宗時嘗建
境山閘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且丈餘其閘上距黃家

開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內故基累石為之可留黃家
閘外二十里之上流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且狹二十
里水勢衝十里之狹流蔑不勝矣乃復境山舊閘恭建
三議尚書衡覆行之為運道永利而是時茶城歲淤恭
方報正河安流回空船速出給事中朱南雍以回空多
阻劾恭隱蔽溺職帝切責恭罷去三年二月總河都御
史傅希摯請開泃河以避黃險不果行希摯又請濬梁
山以下與茶城互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

而挑新築壩斷流常通其一以備不虞詔從所請工未
成而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高郵湖決清水潭丁志等
口淮城幾沒知府邵元哲開菊花潭以洩淮安高寶三
城之水東方芻米少通越明年春督漕侍郎張翀以築
清水潭堤工鉅不克就欲令糧船暫由園子田以行巡
按御史陳功不可河漕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湖老堤陳
瑄所建後白昂開月河其中數里中為土堤東為石堤
首尾建閘名為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民田數

萬畝所謂園子田也河湖相去太遠老堤缺壞不修遂至水入園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潰壞東堤獨受數百里湖濤清水潭之決勢所必至宜遵弘治間王恕之議就老堤為月河但修東西二堤費省而工易舉帝命如所請行之是年元哲修築淮安長堤又疏鹽城石碓口下流入海五年二月高郵石堤將成桂芳請傍老堤十數丈開挑月河因言白昂康濟月河去老堤太遠人心狃月河之安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加省視老中

二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河與老堤近則易於
管攝御史陳世寶論江北河道請於寶應湖堤補石
堤以固其外而於石堤之東復築一堤以通月河漕
舟行其中竝議行其冬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漕河
南北二閘及老堤加石增護堤木城各工竣事桂芳
又與元哲增築山陽長堤自板閘至黃浦亘七十里
閉通濟閘不用而建興文閘且修新莊諸閘築清江
浦南堤創板閘漕堤南北與新舊堤接板閘即故移

風閘也堤閘竝修淮揚漕道漸固六年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家堰及清江浦柳浦灣以東加築禮智二壩修寶應黃浦等八淺堤高寶減水閘四又拆新莊閘而改建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明初運糧河自瓜儀至淮安謂之裏河自五壩轉黃河謂之外河相通及開清江浦設閘天妃口春夏之交重運畢即閉以拒黃歲久法弛閘不封而黃水入嘉靖末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溝開新河設通濟閘以就淮水已

又從萬恭言復天妃閘未幾又從御史劉光國言增築通濟閘自仲夏至季秋隔一日放回空漕船既而啓閉不時至淤塞日甚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僅能通舟至是改建甘羅城南專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十年督漕尚書凌雲翼以運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艱險乃自浦西開永濟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窰灣歷龍江閘至楊家澗出武家墩折而東合通濟閘出口更置閘三以備清江浦之險是時漕河就治淮揚免水災者十餘年初

黃河之害漕也自金龍口而東則會通以淤迨塞沙灣
張秋間漕以安則徐沛間數被其害至崔鎮高堰之決
黃淮交漲而害漕乃在淮揚間湖潰則敗漕李馴以高
堰障洪澤俾堰東四湖勿受淮侵漕始無敗而河漕諸
臣懼湖害日夜常惴惴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
議開寶應月河寶應汜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百
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鉤
灣翼其北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堤湖東蓄水為

運道上無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為八淺滙為六潭興鹽
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人民害漕運武
宗末年即中楊最請開月河部覆不從嘉靖中工部郎
中陳毓賢戶部員外范韶御史聞人詮運糧千戶李顯
皆以為言議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建議世達
用其言以奏乃決行之濬河千七百餘丈置石閘三減
水閘二築堤九千餘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餘丈工
成賜名宏濟尋改石閘為平水閘應達又築高郵護城

堤其後弘濟南北閘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督漕侍郎陳荐於南北各開月河以殺河怒而溜始平十五年督漕侍郎楊一魁請修高家堰以保上流砌范家口以制旁決疏草灣以殺河勢修禮壩以保新城詔如其議一魁又改建古洪閘先是汶泗之水由茶城會黃河隆慶間濁流倒灌稽阻運船卽中陳瑛移黃河口於茶城東八里建古洪內華二閘漕河從古洪出口後黃水發淤益甚一魁既改古洪帝又從給事中

常居敬言令增築鎮口閘於古洪外距河僅八十丈吐
納益易糧運利之工部尚書石星議李馴居敬條上善
後事宜請分地責成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草壩創築
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當在淮揚興
舉察復南旺馬踏蜀山馬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
建通濟永通二閘察復安山湖地當在山東興舉帝從
其議未幾衆工皆成十九年李馴言宿遷以南地形西
窪請開縷堤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水患消而費

可省又請易高家堰土堤為石築滿家開西欄河壩使汶泗盡歸新河沒減水閘於李家口以洩沛縣積水從之十月淮湖大漲江都淳家灣石堤卽伯南壩高郵中堤朱家墩清水潭皆決卽中黃曰謹築塞僅竣而山陽堤亦決二十一年五月恒雨漕河汎溢潰濟寧及淮河諸堤岸總河尚書舒應龍議築堽城壩遏汶水之南開馬踏湖月河口導汶水之北開通濟閘於月河土壩以殺洶湧之勢從其奏數年之間會通上下無阻而黃淮

竝漲高堰及高郵堤數決害漕應龍卒罷去建議者紛
紛未有所定楊一魁代應龍為總河尚書力主分黃導
淮治逾年工將竣又請決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寶諸湖
本沃壤也自淮黃逆壅遂成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既
濬宜開治涇河子嬰溝分灣河諸閘及瓜儀二閘大放
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
而水涸成田給民耕種漸議起科可充河費命如議行
時下流既疏淮水漸帖而河方決黃堍口督漕都御史

褚缺恐洩太多徐邳淤阻力請塞之一魁持不可濬兩河口至小浮橋故道以通漕然河大勢南徙二洪漕屢涸復大挑黃堦下之李吉口挽黃以濟之非久輒淤一魁入掌部事二十六年劉東星繼之守一魁舊議李吉口淤益高歲冬月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引水入徐州如是者三年大抵至秋即淤乃復開趙家圈以接黃開洳河以濟運趙家圈旋淤洳河未復而東星卒於是鳳陽巡撫御史李三才建議自鎮口閘直至磨兒莊做閘

河制三十里一閘凡建六閘於河中節宣汶濟之水聊以通漕漕舟至京不復能如期矣東星在事開邵伯月河長十八里濶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險又開界首月河長千八百餘丈各建金門石閘二漕舟利焉三十二年總河侍郎李化龍始大開泲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盡避黃河之險化龍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疏叙泲河之功言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劉東星大開良城侯家莊以試行運而路

漸廣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
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開故臣得接踵告竣
因條上善後六事運道由此大通其後每年三月開泇
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艘及官民
船悉以為準四十四年巡漕御史朱埒請修復泉湖言
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復導洙泗
洸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
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

衛力分並薄况此水夏秋則漲冬春而涸無雨即夏秋亦涸禮逆慮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則潴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則決而注之漕積池有法盜決有罪故旱澇恃以無恐及歲久禁弛湖淺可耕多為勢豪所占昭陽一湖已作蒲田比來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索水漚茫無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築堤壩斗門以廣蓄儲帝從其請方議濬衆湖而河決徐州狼矢溝由

蛤蟆諸湖入洳河出直口運船迎溜艱險督漕侍郎陳
荐開武河等口洩水平溜後二年決口長淤沙河始復
故道總河侍郎王佐加築月壩以障之至泰昌元年冬
佐言諸湖水櫃已復安山湖且復五十五里誠可利漕
請以水櫃之廢興為河官殿最從之天啟元年淮黃漲
溢決裏河王公祠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
力塞之三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是年冬濬水濟新
河自凌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

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濬故議先
挑新河通運船回空乃濬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
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船皆由正河新河
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湍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
改濬一河以為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東抵宿
遷陳溝口復泇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
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
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開涵莊河百餘丈濬深小河

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東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四月工成運道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崇禎三年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竝決沒山鹽高泰民田五年又決建義北壩總河尚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三處名順濟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為平陸漕運愆期奪光祚官劉榮嗣繼之八年駱馬湖淤阻榮嗣開河徐宿

引注黃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沔河
濬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堤馬蹄厓十
字河攔水壩挑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餘丈九年夏沔
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溝
漾田營堤增築天妃閘石上去南旺湖彭口沙礮濬劉
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
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
甫蒞任即以漕涸被責十四年國維言濟寧運通自東

林閘湖師家莊仲家淺二閘歲患淤淺每引泗河由魯橋入運以濟之伏秋水長足資利涉而挾沙注河水退沙積利害參半旁自白馬河匯鄒縣諸泉與泗合流而出魯橋力弱不能敵泗河身半淤不為漕用然其上源寬處正與仲家淺閘相對導令由此入運較魯橋高下懸殊且易細流為洪流又減沙滲之患而濟運家淺及師莊棗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

故運河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淤沙中斷請亟濬之復
上疏運六策一復安山湖水櫃以濟北開一改挑滄浪
河從萬年倉出口以利四閘一展濬汶河陶河上源以
濟卸派河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竝利邳宿其二即開
玉州縣淤沙及改挑白馬湖也皆命酌行國維又濬淮
楊漕河三百餘里當是時河臣竭力補苴南河稍寧北
河數淺阻而河南守臣壅黃河以灌賊河大決開封下
流日淤河事益壞未幾而明亡矣

明史卷八十五